

# 觀看陌生他者、體驗異地文化、 尋覓社會理想—— 以潘佩珠漢文小說中的行旅敘事為例\*

羅景文\*\*

〔摘要〕

不少越南知識人在法國侵略之後，紛紛走向海外，尋找出路，「行旅」因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社會重要的時代現象，他們所留下的「行旅書寫」(Travel Writings)，正是一個適合我們觀察越南知識人與近現代東亞交流互動的角度。在這群越南知識人中，又以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最為人所知。除了書寫自身的行旅體驗之外，潘佩珠還以漢文小說創作的形式描寫一群行旅者，他們在跨越地域文化的旅程裡，藉由與他者或異文化的往來互動，以及身心的試煉與成長，尋求療癒國家與人性病狀的良方，或挽救國家的危亡，或改造群性，或消泯人類爭奪所帶來的傷害，可見潘佩珠在書寫這群歷險行旅者上的深意。

本文將以行旅敘事中的「凝視」(gaze)與「空間感」(sense of space)等概念，來解讀潘佩珠二篇漢文小說——《國外國》及《猿國》，觀察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分子如何在行旅敘事中，展現觀看陌生他者、體驗異地風情、尋覓社會理想的樣貌。本文依循以下脈絡探討潘佩珠的行旅書寫：首先，是關注行旅者在進入異地之後，既是觀看者，也是被觀看者的二元身份。行旅者與當地人便在彼此的凝視中，獲得新的相逢與體驗模式。其次，從空間的意義來思考這些異地空間所呈現的文化意涵。最後，則從行旅者對於空間的認同狀態，分析潘佩珠對於理想境界的追尋意義。

---

\*本文為科技部 102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同文視野下的體驗與追尋——20 世紀初越南知識人的行旅書寫」(NSC 102-2410-H-110-084) 之部分成果，謹表謝忱。同時感謝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劉衛國教授及柯倩婷教授的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潘佩珠、行旅書寫、觀看、空間、理想境界

## 一、前言

近現代東亞知識分子究竟如何進行選擇、吸收、轉化、重組等一連串關於建構自身知識系統之思維活動，是饒富興味卻又不易處理的議題。相較於學界對於日、韓知識人參與近現代東亞知識階層之互動的討論，已有多元的視角和較為豐厚的成果，但對於越南知識分子在這之間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則顯然較少受到關注。實際上，越南知識分子在近現代東亞知識轉型與區域互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作用。對於他們的探討，亦是東亞整體研究視角下不可或缺的一環。

舉例來說，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便是近現代越南民族運動的重要領袖，也是越南知識分子中較早「開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局勢的先行者。潘佩珠所領導的反殖民運動不僅與越南密切相關，也與東亞區域有明顯的互動關係。為了實際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突破過去越南勤王士紳侷限於一地一隅以武力抗法的傳統，奔走越南全境以形成全國性的抵殖民運動。除此之外，他更是親自往來中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地，甚至長年流亡海外。他曾組織越南青年學生赴日本留學，史稱「東遊運動（Phong Trào Đông Du）」。因為他和其他志士的努力，至1907年已有二百位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學，出洋遊學的「行旅」活動因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社會重要的時代現象。可見在進行反法殖民運動的過程中，他與東亞知識人或革命團體有著頻繁的交流互動（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緬甸、菲律賓），一同參與了近現代東亞反殖民或民族運動的浪潮。

換言之，潘佩珠的革命運動突破了地域的限制，開展出東亞區域互動的視野，而與近現代東亞歷史變革、政治發展、社會演變、文化思潮更迭有著密切的關係，展現出特殊的社會文化意義。潘佩珠身處世變之際，無論是他的政治或革命行動，還是他與東亞各國知識人的交流互動，抑或是他那文史哲多棲的創作身份，以及以儒學為根柢所面臨的知識轉型，在在都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與複雜性，洵為近現代東亞——越南知識人的代表之一。

同樣是知識人的行旅遊歷，也同樣是同文視野下的體驗與追尋，二十世紀初期的越南知識人已不同於過去出使中國的越南使節。過去的越南使節在以漢字書寫的燕行文獻裡，記錄了他們如何以優秀的文化及文學素養與中國官員進行詩文酬唱交流、從事購書活動，也見到他們在維護國家自尊上的努力，同時用不同的

視角紀錄了他們在面對種種文化差異上的體驗。<sup>1</sup>但在法國侵略之後的越南知識人，他們不再是奉命出使朝貢，而是帶著自卑與焦慮的情緒於海外四處流亡。他們在地域與國界的不斷流轉，在自我與他者的不斷接觸裡，尋求越南民族命運與家國社會的未來出路，調整自我與種族、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背負時代使命的越南知識人紛紛走向「同文同種」的日本、中國進行種種思想維新與革命運動，這也是當時許多東亞革命者的共同經驗。<sup>2</sup>而漢字文化圈所形成的「同文——漢文」書寫，正是各國知識人與革命者相互聯繫學習的基點，讓彼此溝通成為可能。在這樣的同文視野之下，近現代東亞便有相互照應的機會，進而形成東亞某些共同的想像與經驗。這群越南知識人所留下的「行旅書寫」(Travel Writings)，正是一個適合我們切入觀察他們與近現代東亞交流互動的角度。

「行旅書寫」亦可稱為「旅行書寫」，書寫內容為旅行者及其由旅行所構成的各種活動，一般多以記錄旅人沿途見聞、省思感受與生命體驗的「遊記」來指稱。鄭明嫻曾指出記遊文學的三個要素：「1、真實的經驗：遊記必須出自作者親履，否則只是虛構的遊記體小說。2、以記遊為終極目的：許多散文類型都可能出現遊歷情節，包括報導文學、回憶錄等，皆非以記遊為目的。3、必須呈現心靈活動：如果完全隱晦作者的心靈活動，而純粹以解說途中的客觀現象，則只是應用性的旅遊指南，如加以知識報導如人文、水文、地理等，充其量亦不過可以歸入傳知散文的範疇而非遊記。」<sup>3</sup>但由於二十世紀初期的越南知識人，在海外流亡的

<sup>1</sup> 由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的《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彙集了現存於越南的79種獨立成書或成卷的燕行文獻，有助於學界了解中越兩國在政治、社會、文化與文學上的互動交流情形。關於越南北使文獻與詩賦外交之狀況，參見劉玉珺：《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頁293-367。至於清代越南使節在中國大量購書的經驗，以及對於自身民族尊嚴之維護，則可參見陳益源：〈清代越南使節在中國的購書經驗〉、〈周遊列國的越南名儒李文馥及其華夷之辨〉等二文，收錄於氏著：《越南漢籍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9月），頁1-48、225-236。

<sup>2</sup> 這種以種族與文化為認同的泛亞洲主義，於日俄戰爭（1904-1905）日本獲勝後達到高峰，這證明了身為黃種的日本也能戰勝身為白種的俄國，此時的日本成為亞洲國家近代化、躋身新興列強的楷模。詳見〔美〕卡爾·瑞貝卡（Rebecca E.Karl）著，高瑾等譯：《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10月），頁52-53。

<sup>3</sup>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增訂三版），頁224。

狀況下不僅得面對近現代國家政治、社會與文化等諸多議題，還得在書寫過程中隱藏真實身份、避人耳目，或是為了顧及發表場域與讀者，而改以中國人的視角進行敘事，甚至是改用小說形式敘寫自身／他人的遊歷行動。這些狀態都讓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行旅書寫」有著更加複雜多元的面貌，也更難以用既有的文類概念與分類設定加以框限。因此，筆者認為除了有著實際行旅經驗的遊記之外，描寫行旅者在跨越地域文化、政治社會等各種疆界的遊歷活動裡，敏銳地察覺或記錄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異同，進而獲得省思自我、觀念移轉、尋得歸屬之結果的作品，亦可納入探討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人「行旅書寫」的範疇之內。或許這些「行旅書寫」未必真實的遊記，也不一定是實際發生的事件，但卻可能反映作家的心靈真實，而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探索作家個人，或是這群越南知識人的生命狀況與精神面貌。

在這群越南知識人裡，又以潘佩珠最為人們所知，雖然他有長達二十年流亡海外、四處奔走以從事政治運動的經歷，但他並未留下太多個人行旅經驗的記錄。就目前所知，潘佩珠僅著有《西南旅行記》一文，這是他欲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投身歐洲戰局而自顧不暇的機會，秘密從杭州出發（1918年7月17日），沿著長江上溯西南地區，取道雲南回國從事革命運動。但令潘佩珠失望的是，經過四個多月的跋山涉水、身歷艱險，直到昆明時才發現法國已戰勝德國，早已失去進行革命活動的條件，此時正是1918年11月下旬，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恰巧剛在11月上旬結束。可惜的是，這篇作品在潘佩珠生前就已經佚失，他後來回憶云：「余曾著有《西南旅行記》，步步皆驚心動魄之事，惜歸時不能攜之俱也。」（《潘佩珠年表》）潘佩珠晚年又撰有回憶錄《潘佩珠年表》，其中的「第三紀」紀錄了他奔走海外、從事革命的人生歷程，若將此生命階段視為他一段延續不輟的旅程，其《潘佩珠年表》的「第三紀」亦可為視為潘佩珠最重要的「行旅書寫」。除此之外，潘佩珠還以傳記或小說創作的形式描寫一群遊歷者，他們在跨越地域文化的旅程裡，藉由與他者或異文化的往來互動，以及身心的試煉與成長，尋求療癒國家與人性病狀的良方，或挽救國家的危亡，或改造群性，或消弭人類爭奪所帶來的傷害，可見潘佩珠在書寫這群歷險行旅者上的深意。

筆者曾分析《新越南》、《咀菜禪師》、《國外國》及《猿國》等數篇小說所寓含的政治意涵，即是為越南的民族獨立運動預訂光明前景，描繪失意國族的

希望藍圖。<sup>4</sup>若從行旅敘事中的凝視 (gaze) 與空間感 (sense of space) 等概念來解讀，則可以有豐富多元之詮釋。因此本文將以潘佩珠二篇漢文小說——《國外國》及《猿國》為例，觀察二十世紀初期越南知識分子如何在行旅敘事中，展現觀看陌生他者、體驗異地風情、尋覓社會理想的樣貌。本文依循以下脈絡探討潘佩珠的行旅書寫：首先，是關注行旅者在進入異地之後，既是觀看者，也是被觀看者的二元身份。行旅者與當地人便在彼此的凝視中，獲得新的相逢與體驗模式。其次，從空間的意義來思考這些異地空間所呈現的文化意涵。最後，則從行旅者對於空間的認同狀態，分析潘佩珠對於理想境界的追尋意義。

## 二、互為他者：行旅者的「觀看」與「被觀看」之旅

行旅者在跨越地域與文化的旅程裡，脫離了原本據以為生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網絡，由於生活習慣、倫常秩序、社會體制，以及價值觀上的不同，遊歷者常以陌生化的視角看待異地的一切。<sup>5</sup>有意思的是，當行旅者在觀看他者的同時，他者其實也在觀看行旅者，雙方便在彼此的觀看中互為他者，這可能開啓雙方的交流與理解，跨越社會文化的界限，但也可能劃設出更為明確的人我之別，造成彼此的隔閡與壁壘。究竟潘佩珠漢文小說裡的行旅者是如何看待他者，又是如何被他者看待呢？

從敘事模式與情節來看，《國外國》與《猿國》極為相似，都是安排某位具有空間移動能力者（如漁夫或飛行員），因意外誤入另一個封閉的異質時空，在意外之旅裡見證或體驗理想的世界秩序，或是在不斷的自我反省裡，獲得生命的啓悟。《國外國》中的主人公捕鯨人在東南亞一帶捕鯨遭遇颶風失事，漂流至國外國。當捕鯨人「予」漂流至「國外國」島時，「開眼周視，憧憧予左右者，皆

<sup>4</sup> 詳見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7月），頁116-123、195-204。

<sup>5</sup> 唐宏峰提到通過旅行者的陌生化視角，將有助於把握或理解社會與世界的圖景，其云：「旅行者的凝視應用的一種陌生化的眼光，旅行者首先是一個陌生人，跨越邊界來到異地，在他眼中，一切習以為常都可以成為問題，旅行者保有追問一切現象的能力，而其他人則因為積習的麻痺而對身邊日常之事視而不見。所以旅行者具有總體性的認識能力，因此小說才由旅行敘事而方便地再現晚清社會現實。」見氏著：《旅行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旅行敘事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頁76。

異鄉人也。」<sup>6</sup>但這群異鄉人卻不令人感到害怕，「顧島中人對予，若甚憐愛者，予亦不解其何心！」<sup>7</sup>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島中人何以能跨越種族或族群的樊籬，而善待闖入的他者，這背後是否又有什麼目的，著實讓捕鯨人感到非常的困惑。這滿心的疑惑卻也開啓了他的心靈之眼，展開對於異地異己的凝視，甚至是進行跨社會、跨文化的比對探究，「居半年許，漸熟島中人言語，頗能酬答，擬以所欲研究者質之。」<sup>8</sup>透過他的觀察，可知島民是頗似華人的亞洲黃種人，「然男不垂辮，女不纏腳，衣服多禹餘糧色，聽其語彷彿操粵音，然竟啁晰不能辨。」<sup>9</sup>在人種及語言的觀察之外，他也注意到「國外國」有別於自己所生存之社會的制度。首先，是島中沒有貨幣制度，<sup>10</sup>島民也是有名無姓<sup>11</sup>。看似自然原始，其實是集體社會高度發展的結果。其次，「島中壯年人皆有恆業」、「島中人無貴賤，無階級，所任之事，視所能力以為差。幼女與老婦，頗得特別之優遇。然蠶織、烹飪、洗衣、裁縫之功，比男子亦不多暇。」<sup>12</sup>島中所有人並無貴賤階級之差別，因此每個人都要從事勞動生產，所從事的工作內容端視個人能力，但即使能力或體格較差者，投注於工作生產的時間亦不少於優者。再次，國外國裡有完善的公共設施，如食堂、學堂、寢所、浴所、病院、休息所，島民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完成飲食、睡眠、清潔、衛生、運動休閒，乃至於教育等身心方面的需求。而最令捕鯨人感到驚異之處，是島上對於男女情欲及婚戀帶有高度的社會調控：

<sup>6</sup> 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18。

<sup>7</sup> 潘佩珠：《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8。

<sup>8</sup> 潘佩珠：《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

<sup>9</sup> 潘佩珠：《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8。

<sup>10</sup> 島民「則出所產，換銅鐵及諸工作之器用。彼輩得此器用，實為奇珍；或以金錢投之，彼若無睹。」島民嘗言：「人生所需，惟穀米與銅鐵，黃金白銀，直糞土耳。」引文見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3。

<sup>11</sup> 小說寫到：「此中全島數萬人，為純粹一家人，無族姓之區別。人既命名，即相呼但以名，久而忘之，無所謂姓。且以天為父，父前子不稱姓，故乃無姓。」宛如一家的社會關係，也說明國外國對於集體性的強調。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2。

<sup>12</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

島中男女無婚嫁禮，每年春首，必一大會於休息所，男女分兩行立，男二十五歲以上，女十八歲以上得預會。下於此者不列也。會齊，諸長老翁婦起於列，評論男女才貌之相當者，宣布於公眾，請公眾共判之。無論男女，貌與才兼優者為上，貌稍遜而才優者次之，才貌俱遜者斯為下矣。評判終，大眾無異議，即由公眾選其偶者配之。上配上，次配次，下配下。<sup>13</sup>

每年的春會由島中長老依其才貌品評等第、甄選分類，再由群體共同認定。島中所謂的「才貌」亦非世俗的標準，而是以個人對於公眾群體、種族延續的貢獻來訂定高低優劣。<sup>14</sup>最後再由眾人依個人才貌程度，為其選擇相應的配偶。適婚男女並沒有交往和婚配的自由，他們的感情或婚姻完全是被分配或指派的，此俗大異於一般的社會成規。而「島中人習慣若自然，直視男女肉慾，為人世間極有限制之事，不金科玉律而嚴，不斧鉞雷霆而肅，真可怪也。」<sup>15</sup>由此可見，國外國對於情欲的調控是極為嚴格的。無怪乎，捕鯨人認為此事，「今與我華人言。惟有一罵，其不罵者，亦必吐舌以為異。」<sup>16</sup>

相對地，國外國島民也同時「觀看」著捕鯨人，他們很明白捕鯨人為外來之「異客」，自然有其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文化差異。島中老人就曾詢問捕鯨人是否曾當過官，是否熱衷於追求政治權勢：「君在家鄉，曾做過官否？此間無官可使君做，吾儕聞官臭甚狗矢，避之惟恐不遠，君能安之乎？」島民熟知世俗社會多深陷於權力之競逐，捕鯨人從俗世而來，或為此風所染，故有此問。相較之下，國外國一切措施由群體公意共同決定，避免權力過度集中或是出現獨裁者的弊

<sup>13</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

<sup>14</sup> 島中長老提到其甄別標準云：「吾群無所謂才，惟能尊重公德者，能勤勞於所業者，能出其所長，盡以貢獻於公眾者，比眾人有加焉，斯為上矣。至以貌言，則體材雄偉，精神活潑，貌之至美者也。夫以體材雄偉精神活潑之一人，而又能尊重公德，能勤勞於所業，能盡貢獻其所長於公眾，吾人類所被之影響，不已遠乎？吾群謀人種之強盛，對於彼輩不可無以酬之。吾群飲食衣服居住，一切平等，更有何者以酬彼輩？今以才貌俱優之女，配才貌俱優之男，所以為彼輩酬也。豈獨男子為然，才貌俱優之女，斷無不樂得才貌俱優之男以為酬者。愛情既篤，體質又強，以此傳種，何不殖之懼？」由此可見，決定配偶的因素並非個人的意願，而是個人投入「公德」、「強種」的程度，再由公眾加以檢驗、安排。引文見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1。

<sup>15</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

<sup>16</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



病。面對外國完善的社會制度，以及老人的疑問和言語之中對於此制度的厭惡，讓「嘗有官癖」的捕鯨人，感到十分慚愧，故漫應之曰：「予實不知官字」。<sup>17</sup>由於觀看角度的不同，雙方得以在相互對照中察覺彼此的差異，捕鯨人在省思自身之餘，也逐漸隱藏自身有別於島民的特異之處，以融入新的社會關係之中，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在另一篇小說《猿國》裡，則描寫兩位遊歷者進入猿國的情形，一位是有著法國人血統的女飛行員在東南亞偵察敵情時，因颱風而失事降落在猿國。而早在女飛行員之前，已有一位法國醫生因躲避越南人反法戰爭，趁亂操槳駕艇逃離，後漂流至猿國。小說一開始便以女飛行員失事墜機於猿國作為開場，後為醫生與猿人於沙坑中救起。在她的觀看之下，猿類「肢體皆類人，亦能人立，長五尺許。所異於人者，渾身皆黑毛，惟面獨無，殆即博物中所蓄之猿類者歟？然能為人聲，且下體亦不全裸，則又似非猿」<sup>18</sup>。接著她以人性對於「異類」、「他者」的自然反應，反覆揣度猿類前來的動機。<sup>19</sup>女飛行員的這些舉動都隱含了人猿高下之別，以及異類之間難以跨越的隔閡。同樣地，當法國醫生落難而漂流至猿國時，亦為猿類所救，當法國醫生第一次接觸到猿類時，小說描述：

彼輩既知予無惡意，則漸起叫囂之聲，似吾儕在國會議場聚訟者。度彼所爭，或曰：「此何怪物耶？此乃萬惡之動物耶？」或曰：「此亦吾猿類之一種耶？其猿類之進化而至於如此之高大頑岸耶？」中有慧而黯者，必自

<sup>17</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

<sup>18</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0。

<sup>19</sup> 女飛行員第一次遭遇猿類，心想：「以為彼將見我之困，於是而來救我乎？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別有村，予之救星，其將只在此山中矣。予初雖發是想，繼則又轉一念，以為彼中所產，其亦我族類乎，抑非我族類乎？彼如非我族類，恐其因種族觀念而不我恤也。果然，則我將以沙邱為冢矣。此念一起，則神氣頹沮，不可復振。」第二次再見猿類，心中復想：「彼輩果以救我而來者乎，或以殺我而來者乎？如其以救我來，則是一切種界國界宗教界之談，盡可至彼而消滅，我體質上之愉快，固不待言，精神上之活潑逍遙，亦復何可限量，予能不額手稱謝上帝乎？反之，彼竟以惡意來者，則予不但性命輕微，毫無價值，而精神上之苦痛，幾恐死後且靈魂不寧。何則？予初冒險遠征，不過為資本家效犬馬，一念錯誤，遂至以春風桃柳之麗質，葬於殊方異類之腹中，人生之不幸至是而極。」引文見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89、190。

付曰：「無論是猿非猿，但必亦須食物以生者，吾將啖彼以試之。」時予口方哆哆然，忽一果自彼手中，擲落於予之舌端。<sup>20</sup>

這一段完全是法國醫生個人對於猿類施救行為及想法的臆測，在他的揣測裡，猿類亦有種族之意識。但這種思維其實反映自身在面對異種、異類時，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並且映射於對方身上，以為對方也是如此。這是一種來自於種族歧見的恐懼，恐懼被無法理解之他者所殘害。因此，法國醫生與女飛行員的想法如出一轍，認為不同物類難以跨越種族差異，更不可能有什麼彼此信任和平之事。但實際上，猿類並不因人猿有別，而縮施救之手，反而是熱烈且真誠地搭救法國醫生與女飛行員，他們都受到猿人不分物我的熱情招待。<sup>21</sup>

有意思的是，人、猿也在彼此的觀看之中，相互學習彼此的語言，甚至是文化，例如剛到猿國的女飛行員嘲笑法國醫生的居處過於簡陋時，小說描寫到法國醫生的回應，以及女飛行員後來的態度：

翁（按：指法國醫生）且言且指猿群而告予曰：「彼等皆能為人言，且皆能操英、法語者，君勿再為是言，恐彼等聞而竊笑也。」予聞是言，頗不甚信，然但腹笑。翁知之，則謂予曰：「君若不信，明白可引君向各猿村一遊，君試唱英歌，吾令彼屬和，與君解頤，君當釋然矣。」翁言至此，則延予就一榻，令予坐。榻為石面，滑平如鏡，用手摩拂，涼心脾肺。予

<sup>20</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4。

<sup>21</sup> 小說描寫群猿營救女飛行員之後：「予既出沙冢，則群猿爭為予拂衣拭履，吻予手，吻予足，極致其愛慕之意，擁一大竹籃至，出籃中果以啖予。棒蘋桃棗，無所不有，味既香脆，津液又盛。予困餓具渴，既及兩日，得此各種佳果，則大咬猛吞，既飽乃已。剎那之間，腦筋耳目，俱恢復原狀。仰視天際，斜陽隱山，海月半現，微風扇面，似表歡迎之誠。群猿環予，歌啼互作。予之快樂，幾於空前。」而群猿在搭救法國醫生時也充滿了善意，小說寫到：「（群猿）皆左右掌握兩果，又有一果銜之以口，似皆為餉予而來。……俄則彼群麇集，環圍予之四旁，跳躍喧呶，似表示其狂喜與驚奇之狀。約半分鐘，則擲果之劇大作，前者、後者、遠者、近者，無數果紛投於予之身，有如大戰時榴子彈之亂墜。予時時以口承果，有投之中者，則磔磔然乾笑之聲數分鐘不止。……予於是時，百骸四肢俱恢復原狀，餓魔遠遁，喜神又來。贈果主群聚而招予，似邀予入夥者。予亦樂之，予乃尾予之新儕群行矣。」從這些描述可以看出猿類跨越物種的熱情對待。引文見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1、204。

揖翁請坐，翁亦坐於予旁。有頃，則群猿爭來謁候，且各持果餌以進。中有最長者，以法語請予曰：「bonsoir」予為之肅然，亟答之曰：「merci」予於是悟翁言之不我欺也。<sup>22</sup>

法國醫生提醒女飛行員，莫再以人類文明的優越感來看待猿類，猿類不只有能力發展出自身的語言，甚至能跨越物種之別，學習英、法等語言，其能力絲毫不遜於人類，而且還擁有人類所無的美好特質。而人類還能擁有什麼？

有別於人類對於猿類的無知，猿類反而很清楚地看穿人類的劣根性。小說寫到猿類老祖曾告誡猿孫：「此處或幾何年後，將有人跡，吾猿族之真精神，必將為彼人類凌夷以盡。蓋萬物中之至蠢且極惡，莫人若矣。人或至此，汝輩切勿令我見之。」<sup>23</sup>猿祖的這一席話更引起女飛行員對於物種觀念，以及人類引以為傲的進化論深切的省思，開啓了行旅者的身心轉變，並融入新環境之中。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 三、高度秩序與自然規律：空間的意義

空間不只是人們生活、生存的場所與依靠，也往往是人際關係、政治行動、權力運作、社會建構的場域，其性質與形態取決於其與各種人事物之間的關係，展示了某種群體組織與特定社會關係。畢恆達便認為：「空間就如同時間一樣，我們每日在其中生活、流動與呼吸。任何的群體行為與個人思考都必須在一個具體的空間內才得以實踐。然而空間絕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存在或是人們活動的背景，它一方面滿足人類遮蔽、安全與舒適的需求，一方面更展現了人們在某時某地的社會文化價值與心理認同。」<sup>24</sup>行旅者觀看的不只是相異於自我的他者而已，同時也凝視著他們所跨越的場所，觀察並體驗異文化銘刻於空間的意義及形態。

先以「國外國」為例，捕鯨人初至此島，便為該地的地理形勢與自然環境所吸引，其云：

<sup>22</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192。「bonsoir」為晚安、晚上好之意，「merci」為謝謝之意。

<sup>23</sup> 引文見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199、201、207。

<sup>24</sup>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5月），頁2。

孤植於海中，水繞為城，天垂為幕。從島外數百里回望之，如人汨水中，全身皆沒，僅頭頂出水上。予既健步，周覽全島，面積可六七百里，地質肥美，投種即良，草木四時皆蒼翠濃鬱，氣候又甚溫適，海水助涼，空氣送爽，和霽達於極點。夕陽啣山，初月出水，歸鳥千萬成群，栖集島上下，時見人踪，漠不驚避。揣鳥意中亦似認島中人為朋友者。因島四旁離岸極遠，萬里一碧，惟水與天，島上眾禽專倚島為樂園。予初見彼輩，就而狎之，彼側翅斜睨，亦甚昵予，似有歡迎新交意。予於此時，乃不知身之為漂泊客。<sup>25</sup>

國外國雖為孤島，卻自成系統，景色宜人、土地肥沃、草木蓊鬱、氣候舒適，甚至是眾鳥休養生息的樂園，而島上群鳥似乎受此環境影響，亦不驚避人類，甚至與人類接近親暱，如此美景展現出一種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空間意義。這雖然是行旅者的新奇體驗，卻因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讓捕鯨人幾乎忘了自己「漂泊客」的身份。有意思的是，與此自然環境相對的竟是島內各種高度理性秩序的人工設施：

全島分為十數區，區有公共食堂一，有公共寢所一，有公共浴所一，有公共病院一，有公共休息所一。每月有三日，於旬之週，男女皆入休息所約八小時，專為運動遊戲及談情助興等事。日止二餐，餐時全區人皆會於公共食堂。食僅飯菜數事，無美惡。眾既集，隨意飽餐，如量而止。食畢，壯者出勤所業。凡百食堂工役，老婦幼女任之，寢室浴所亦然。每三日一入浴，所浴但泉水，熱湯不設也。泉水清測異常。聞此中人云：「多浴能令人無病」。以此之故，病院幾同虛設。但老廢不堪任事之人，入院供養，此為對於老人之格外尊禮也。全島有學堂十餘間，男女生六歲以上，皆得入學。然所教惟工作、衛生等事，政治、法律諸科，無論學課，並名詞亦不可睹。<sup>26</sup>

在捕鯨人的眼裡，國外國就像是一個規劃非常嚴密的封閉城市，全島分割為更小

<sup>25</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

<sup>26</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

的區域，每一區域針對島民的飲食、睡眠、清潔、衛生、運動休閒，乃至於教育等身心方面的需求，都有完善的規劃與公共設施。<sup>27</sup>這種權力的宰制更向下延伸至何時用餐、該吃多少、何時清潔、水溫高低、何時休閒、何時入學和受教內容等相當細微的層面，呈現出非常高度的理性秩序與全面的控管。在精密的掌控計算之下，島民的群體生活只能接受集體齊一式的管理方式，而無隨心所欲的自由，前文提及國外國對男女情欲的嚴密控管亦是如此。整個城市都是紀律與秩序的展示場，銘刻在整個空間是高度人工秩序的理性意義，眾人只能追求整齊劃一的社會價值，不能有個體差異，無法表達個人意見，個人完全消融在群體利益之中，在在都顯示了場所之中權力的高度宰制。

而潘佩珠又是如何描述猿國空間？「猿國」亦為海中島國，島中有潔淨的沙灘和蒼翠的山林，透過女飛行員的觀看，我們可以了解猿國的自然環境：

全山區域，若實地測量，當有數百餘英里之大，即命為一國，實亦相稱。予設如二十世紀間之野心侵略家，必且喜為最新發現之殖民地。願此等極樂天國，寧容彼狗腸人面輩蟠踞其間哉！山四時無甚寒，亦無酷熱。凹處皆泉，泉無涸時，且極清冽，魚類不生。豈此中無食鮮人，故彼種亦不勞上帝製造耶？凸處皆林，林木皆扶疏蒼翠，然不甚穠，時時能漏日光，且微風搖時，枝葉互擊，有笙竽萬籟雜然並作之觀。凌晨傍晚，群猿倚風和歌，猿聲、樹聲、泉聲，互相唱和，恐他無所謂天樂者。然有一種聲，為此中所絕不得聞，則槍聲、砲聲、炸彈聲、刀劍相磨聲，此等聲若此中人聞之，必且驚死，蓋為得未曾有之怪聲也。因此聲之發現，必由地盤與飯碗之爭奪而來。此中絕無飯碗可奪，又絕無地盤可爭，所常聞者，乃惟有歌笑歡呼之聲耳。設使歐洲諸強權軍閥移置此間，但一分鐘，必當悶死。蓋彼輩專以槍砲聲為音樂，乃大不宜於此間也。古今來人獸性之分別，豈易言哉！又有一事，亦為吾人類所絕無者，山中凡果品繁密之處，可數百

<sup>27</sup> 以小說所述及的「公共寢所」為例：「公寢所每區有二排，其一以居鰥寡者，名之曰『西寢室』，其一以居壯而有偶者，名之曰『東寢室』。西寢室為一長屋，不分房，但列榻而處，無二人並牀者。東寢室亦一長屋，屋內房數，如其人數，男房左列，女房右列，非星期日，各守自房。」經過設計後的「公共寢所」也是經過高度的規範與理性設計，不僅有助於塑造群體同一性，更可以遏止男女情欲的滋生。引文見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

區，以果性所宜，及其結熟之遲早，因時而異，有此區已熟而彼區未生，有彼區方樹離離，而此區已全枝濯濯者。然群猿俱可隨時隨地，任意採摘，絕不聞瓜分割據，發生問題，亦未聞恃強逞貪。不奪不饜，所有權之法律，至此更無可施，斯尤奇矣。<sup>28</sup>

在女飛行員的描述之下，猿國亦是氣候舒適、草木蒼翠而不擠密、泉水清澈而不涸之地。雖然在文字上的描述有所不同，但不難看出猿國與外國都是擁有良好的自然環境且自給自足的區域，不同的是猿國之內並無任何高度控管的人工建設與制度，反而呈現一派純任自然的悠然境界。潘佩珠不斷在描述猿國自然情境的境界語言裡，表達他對於人類與人性爭奪的反思與批評。作者在描述猿國萬籟齊響、食物豐足，萬物和諧共生的同時，刻意譴責了人類相互爭奪、恃強逞貪（尤其特別指出歐洲列強殖民者）的醜惡。人之所以有別於獸，是經由不斷人文化成的努力，在講求社會性與規範性的人文建構中，持續進化、趨於文明，進而臻於和平安樂的境界。但侵略者卻常以「道德」、「文明」與「進化」為名，發動殖民擴張，陷入了不斷征戰搶奪的尷尬處境，這反而顯示出一種人類「文明的野蠻」狀態，而看似野蠻的獸類卻純任自然，毫不爭奪，讓人見到一種「野蠻的驕傲」。人由猿／獸進化而來，其思維行為卻越加退化，自傲的文明也因此崩壞，甚至不如自性天然的獸類，這樣的「人」究竟是人是獸，而人獸之間又是否有那麼清楚的分別？

進一步比較潘佩珠筆下的「猿國」與「外國國」的空間意義，就可以發現兩種理想世界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外國國有明確嚴整的空間規劃，所有事物都被安排地井井有條，強調共同的社會制度、集體生活和群體規範。這曾經是潘佩珠在從事越南獨立革命運動過程中熱切追求的目標，他曾提出「合群」、「同心」、「公德」、「國權」的政治訴求，希望改善過去越南國民性「私利心重」、「程度低劣」而導致亡國的缺點。<sup>29</sup>因此以外國國為模型，創作出一個能讓全島島民（或全國國民）齊心協力追求增進群體福祉的理想國。因此，島民所有行事都以群體公意為依歸，卻忽略了個人隱私空間的設置，顯示出對個人主體性的漠視。當空間成為可被監控、管理的對象，雖然容易讓人從整體上掌控，但卻蘊含無所不在

<sup>28</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6。

<sup>29</sup> 詳見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頁 106-108。

的政治暴力。這樣的理想國看似完美理想，不免有逸出控制的可能，而從權力的罅隙中流露出來，例如文中寫到捕鯨人與其太太亞健：「一對老鴛鴦，每星期日輒喁喁竟夕，向枕頭談社會學，予於此時，真忘乎予之為客矣！」<sup>30</sup>不過，國外國學堂只會傳授與「工作」及「衛生」有關的知識，「政治」與「法律」諸科，甚至是名詞都不可得見。不難想見這樣的教育目的，是有意封閉某些知識結構與領域，使民眾成為無見識、無思想的「愚民」，以便管理乃至於統治。<sup>31</sup>因此，亞健又如何能有相應的知識結構，與捕鯨人談論整晚的社會學？這會不會違背島上的教育原則，又會不會打開潘朵拉盒子，讓人們開始覺察權力過度進中與宰制？

但在《猿國》這篇小說裡，潘佩珠一反《國外國》那種對於理性秩序和紀律的高度擁抱。整篇小說建立在對於人性與人類文明進化的質疑與否定上，作者對猿國實際狀態的描寫雖然不如國外國的詳盡，但作者未曾描述到猿國裡任何形式的人為制度與政治暴力，甚至是反對政治暴力的支配。這從兩篇小說對於睡眠就寢這一件事的處理上便可略窺一二，國外國的島民必須進入性別劃分嚴明、秩序井然，非到假日不可逾越性別的「公共寢所」宿息，<sup>32</sup>然在猿國之中則是「扶杖穿

<sup>30</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3。

<sup>31</sup> 潘佩珠曾批評法國殖民者的殖民教育是愚民教育，其云：「彼其教科書也，教授學科也，教員資格也，學生課程也，無非製造奴隸，陶鑄牛馬之材料耳。教科書之內容，但有歌頌法人之功德，炫耀法人之軍威，此外竟無一良好之文字。至於越南先人之如何建國，越南仁人義士之如何建國，皆禁而不得講。六歲兒童一入學校，一讀教科書，早已忘其為越南人矣。」潘佩珠：《天乎帝乎》，收入〔越〕章收（Chuong Thâu）編：《潘佩珠全集》（*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年）第 5 冊，頁 584。可與之對照的是，在 Kelly Gail P. 對於法殖民者所設立之法越學校的研究裡，提到法殖民所提供的歷史教育是強調中國對於越南的支配，以及法國的偉大繁榮，以及對於歐洲和世界的貢獻。詳見 Kelly Gail P., “Franco-Vietnamese Schools, 1918 to 1938,” (《法國——越南學校 1918-1938》) Ph.D. diss., Wisconsin University, 1975, pp.177-181. 陳立則扼要地指出：「通過法越教育輸入的是經過殖民者特殊處理後的『法國文化』。這種文化的主要內容只是對法國大國與善國形象的無限吹噓和對法國殖民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自我論證，屬於一種虛幻的文化移植，令越南學生感到迷失；而凡涉及越南民族歷史之傳統與文化的內容，也因為通過法國人以自我為中心的闡釋而變味，難為越南學生所理解和繼承。」見氏著：《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 3 月），頁 75。

<sup>32</sup> 作者並未在小說裡描寫到島民的就寢方式，但就「餐時全區人皆會於公共食堂」，展現出一種對於集體性的熱衷追求來看，如同軍隊一般，「寢時全區人皆集於公共寢所」也

徑，恣其所之，覺倦則就石作榻，蓋到處皆牀褥也」，<sup>33</sup>這種坐臥隨心、無礙自在的心境，恐怕是國外國的島民所無法享受的權利。雖然兩種理想世界都沒有戰亂與爭奪，也沒有殖民者的侵犯掠奪，但在空間的描繪，以及維持自身系統穩定與和諧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差異，也被賦予了明顯不同的文化意義。

#### 四、追尋理想空間：空間認同與自我轉換

前文分別討論「國外國」與「猿國」之空間所展現的空間意義，身為陌生他者的行旅者，在歷經脫離原本熟悉環境與社會關係，對新環境產生斷裂的行旅活動之後，他們是如何與新空間互動？是塑造空間新的意義和形態？還是讓新空間制約其行動、影響其認同？他們是開啓了自我重構與轉化的可能，還是更加的焦慮和封閉，在遭逢異己時拒絕改變自我，以求鞏固自我的完整與連續。

國外國中的捕鯨人在未漂流至國外國之前，存在著個人生命特質的多元流動，既以捕鯨為業，卻又「慣學諸賢士夫」、「以風流才子之命」，也曾「從事於陸海軍學」、「研究法律、政治諸科」，甚至「嘗有官癖」，執迷於「愛國主義」。這次漂流至國外國，恰好成為捕鯨人開啓自我省思與轉化的契機。前文提到捕鯨人曾有官癖，其實他的官癖來自於他對「愛國主義」的執著：

初予未棄國，以我華人喜談愛國主義，予童而習聞之，壯而羨慕之，「愛國」二字，久印入予腦中，予以為一生吃着溫飽之媒介，舍愛國問題，無可藉以發揮者。蓋予稔見一般偉人巨子，積金如山，權焰可炙，皆從愛國口頭禪得來，予以此極致想於愛國，久假而不歸。予固自認為愛國之一份子。予既漂流入島，予遂與祖國長辭，然回首故鄉，傷心客地，念車水馬龍，絕好舞臺，予竟未一廁足其間，遽與國家終天訣別，即嘗夢魂夜飛，背人彈淚，愛國之熱，乍冷而復溫，如是者五六年之久。<sup>34</sup>

國外國有著完善的公共設施與社會制度，再加上島中事務需由群體公意共同決

---

是有可能的事。

<sup>33</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8。

<sup>34</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3。



定，故無分層科任的政治組織，因此個人權力實無著力之處。而且此一穩定和諧，堪稱完美的社會狀態，也不需要愛國主義者大張旗鼓地呼籲愛國救國，更何況是假借愛國保種口號以攫取利益、哄騙營生之徒。捕鯨人所素習的軍事技能，以及政治法律相關知識在此亦無用武之處。再加上離鄉背井的痛心傷懷，都讓捕鯨人久久不能釋懷。

除此之外，捕鯨人還要面對自身的情欲。前文曾提及國外國對於男女之情欲婚戀有著嚴格的社會控制，爲了極力防堵情欲的放縱，因此在勞動、飲食、服飾、運動，以及思想的灌輸上都設計出一套壓抑情欲滋生的制度。而男女婚配更是以個人才貌——即個人身心狀態對於群體的貢獻度<sup>35</sup>——作爲評判分類的標準，再由公眾依才貌決定婚配的對象。捕鯨人身處其間，妖嬌柔媚之女子既不可得，轉而調整心態，試圖適應島上貢獻公眾、以群體意志爲依歸的制度，小說進一步描述捕鯨人的轉變：

此間婦女椎髻粗布，日奔走於所業，絕無鉛華脂粉間工夫。每十日一休息期，則又群集於運動遊戲場，健雌偉雄，角力競技，求一妖嬌柔媚之女子，乃真如麟角鳳毛。予生長中國，慣學諸賢士夫，時以風流才子自命。今既若此，伎倆毫無可施，予益信長老曩時對予之言，真可成爲島中神聖不可侵犯之憲法。予至此則翻然變計，儘躅棄其夙昔蹣跚孌之好尚，時從事於勇健之活動，以應時勢之要需，人步亦步，人趨亦趨，馴而習之，久之又久，予居然偉丈夫矣。諸與予同業者之婦女，遂頗多青眼予。予竊喜予身此時之價值，頗足自豪於雌侶，顧盼差慰。又數年，予已成爲島中人，島中人亦不復以客客予。<sup>36</sup>

面對情欲的強力控管（甚至連女子的裝束也都有助於壓抑情欲的功效），自命爲風流才子的捕鯨人在此無計可施，體認到唯有放棄原本對於病態纖柔之女子的喜好，遵守島上的準則，才能逐漸融入環境之中。<sup>37</sup>國外國此一空間有著強烈的制約

<sup>35</sup> 島民認爲所謂才貌俱優的標準是「體材雄偉精神活潑之一人，而又能尊重公德，能勤勞於所業，能盡貢獻其所長於公眾。」見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1。

<sup>36</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2。

<sup>37</sup> 島中長老曾向捕鯨人說明島民面對男女情欲的準則：「吾儕先民深爲此懼，時以此理啟諭吾儕，童而習之，知男女居室，專爲生殖之作用。及其稍長，情竇漸開，束筋骸以勤

性，行旅者與其互動的過程中，個人情感與個體性往往被群體制度吸納而後泯除，如果捕鯨人選擇封閉自我、拒絕改變，那他很有可能既無法適應、融入新的社會，同時又無法忘懷過去，時時身處「夢魂夜飛，背人彈淚」那種難以調適自我處境的狀態。

捕鯨人最終在國外國情欲制度的導引之下，進行自我的轉化與形構，不僅成爲一「偉丈夫」，更獲得同業婦女之青睞，得以參加男女春會，公眾依其才貌條件爲其擇偶，眾人遂將他與「亞健」爲配。捕鯨人對於這樣的制度與婚配結果極爲滿意，直說：「天既不死予於颺，又置予於太平安樂之鄉，今復以此英爽雄偉之佳偶持贈予，遂使予之歷史中增無數光彩，予復何憾！」「實爲予生平大得意之遭。予雖不言，諸君亦必爲予拍手道賀，予蓋自是完全爲幸福人矣。」<sup>38</sup>至此，捕鯨人這位外來的「他者」，已經完全融入國外國之中，「此孤島實爲予之第二母懷也。」<sup>39</sup>而他那原本熱中「愛國主義」而鬱結不開的愁緒，也因「得配亞健」，「遂盡移之於亞健之一身」，而獲得舒解，日後「亞健而與予偕老也，予亦豈復知有祖國」。<sup>40</sup>透過島中各種理想制度的導引，捕鯨人逐漸放下原本熟習的秩序與價值系統，適應認同、甚至是熱情擁抱島中各種空間及生活方式，「惟與彼輩居之習，察所行動，別成一真正社會，幾疑全世界無比其良好者」<sup>41</sup>，原本漂泊的生命也釘根於此理想國。潘佩珠藉由展示一位誤入國外國之歷險者的身心質變，來揭示其社會體制之理想完善，具有引領人們自發改造身心的吸引力，是值得人們追求的理想境地。

潘佩珠在另一篇小說《猿國》裡，顯然有著與《國外國》不同的思考，不再強調完美的理想體制與完善的群體關係，反而著眼於人性上的衝突，展現深刻的自我批判。小說描寫法國醫生早在抵達越南之前，他就已經對自我與人性有所反省，他除了批評引起戰端之野心者，他也對自己參與戰爭深感懊悔，「以殺人之

---

勞，勞則不淫。時飲食以撐節，節則不溢。少有暇刻，又導以運動遊戲之娛樂，使幽情妄想，無間隙之可乘，愛情所用，務專一而不任其分；枕席之歡，量精力而不逾其度。吾族初時僅百餘人，迄今五六傳，乃以萬計。且吾同胞無夭折者，吾先民造此傳種之良法以遺吾儕，宜其得結果之圓滿。」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21。

<sup>38</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2。

<sup>39</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8。

<sup>40</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3-24。

<sup>41</sup> 潘佩珠：《國外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

賣買業購得胸前勳章數枚」、「踴躍於殺人之事業者，是誠何心？」。<sup>42</sup>眼見家園和妻子也因戰爭而受害，他悲憤填膺，恨不得能食德人之肉，但他也體悟到自己其實亦是殺人之兇手。法國醫生至此明白他既是戰爭的受害者，也是造成別人不幸的施暴者。參與戰爭的罪惡與不安，加上家破人亡的失落無依，讓他興起「棄國遠遊之思」，因此他隨著好友印度支那總督一同前往越南。他原本認為此行「必能令煩惱塵根，消滅淨盡」，<sup>43</sup>新的空間將帶給他新的生命意義，得以在旅途中調整情緒、安頓靈魂。然而，這趟旅程的所見所聞，卻又讓他再次確認自己也是侵犯弱者的加害者，其云：

予旅遊印度支那既數年，口腹之養，頗極豐厚。君試思以歐人威力，加於亡國之遺民，何求而不可得者？區區牛肉與雞卵之需，予取予求，無待言矣。予以是數年間口福之饜飽，達於極點。無如口體之快適，不足以易精神之苦痛。蓋一離法人府庭外數步，則所聞皆可厭之聲，所見皆可慘之狀。而此可厭之聲、可慘之狀，則又皆製造自我法人。君乎，使予而毫無心肝則已，若予而少有人性者，必不能與此豺虎世界一日並居也！予於是厭世之思，比棄國時為益甚。<sup>44</sup>

法國醫生在這段自述裡，表現出頗為複雜的心理狀態，他深知法人的優越身份讓他得以享有物質上的舒適豐盈，偏偏這些物質的享受又來自於殖民者——包括他自己內在——對被殖民者的剝削，因此每當一離開殖民者的保護範圍，他便能毫無遮蔽地見到或聽到越人被迫害的「可慘之狀」與「可厭之聲」。空間的轉換立即讓他深刻感受到身分的倒轉。矛盾的是，他卻又以物質的享受來麻痺精神的苦悶，「無如口體之快適，不足以易精神之苦痛」，但良知或是他所說的「人性」卻不斷地提醒他，這是他與法人一起製造的「豺虎世界」。這個空間不斷地剝離他原本的自我認同，使其內心糾結卻又無法安頓自我，可見他與「越南」此一殖民地空間有著非常強烈且明顯的隔閡。

1932年遠東戰爭的爆發，更讓法國醫生感受到在殖民與被殖民的身份易位之

<sup>42</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193。

<sup>43</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194。

<sup>44</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195。

後，那股加諸於受害者而後反彈反噬的力道，他提到：「纔一星期前，保護國國人之威勢（土人稱法人為保護國人），猛如獅虎，尊如天神，乃至今朝，墜落幾於無底。階級之顛倒如是，擁權怙勢者，其亦稍知自斂乎？」<sup>45</sup>身為保護國國人的他，雖然自認為善良無罪，但他本身所具有的身份和階級就標誌著他是既得利益者。因此，當他為越南人所獲時，便有人主張：「必殺汝，凡白人皆可殺也。彼髮之一根，亦皆染以吾民之血。」<sup>46</sup>而他自己也在被強迫搜身，喪失自由權之後，體會過去法人對於被殖民者自由權利的剝奪，故云：「我今食此報，於理為宜」。<sup>47</sup>逃難時來自於外在／內在、主動／被動的種種體會與衝擊，讓法國醫生在誤入猿國之後，改變了他對於自我、殖民者，乃至於自認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的看法，深知這種莫名的優越感只是人類自以為是的無知閉塞。

法國醫生在逃難之後遇見猿類，但猿類不因物種之別而見死不救，反而毫無成見地信任人類，給予不分物我的熱情對待，「人」「猿」相較，更令法國醫生身心感動：

途間自思，有生至此，名場勞碌，塵網迷離，九死倖存，七尺如寄，乃至異鄉飄蕩，海面浮沉，萬苦備嘗，百年是夢，人生幸福，皆為虛華，即使脫離人群，轉入他群，或其結果，比人為佳。況從來生物進化論，皆謂人生原祖實為猿猴。吾今日與猿同栖，安知其非皈於吾祖耶？念至此，則步履從容，甚覺自得。蓋予此時已全忘乎其為人矣，且全忘乎其為法人矣。<sup>48</sup>（文中底線為筆者所加）

人類自認為由猿類進化而來的「萬物之靈」，擁有最高等的智識與文明，但也容易過度膨脹、目空一切，失去了憐憫與同理心，甚至連人類之間也要分出優劣高下之別，而優劣分別又易生競爭侵略之心，老人經由多年反省沈澱後認為：「因衣食住三事之競爭，而演出盈城盈野之殺劇，苟非人類，誰能為此？且嘗曠觀一切有生之群，其以屠戮為業者惟人。其謀以他物之性命飽自己之口腹，而必鉤心鬥角

<sup>45</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6-197。

<sup>46</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199。

<sup>47</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0。

<sup>48</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5。

以營之者亦惟人。人類之絕對可惡，不其然乎？」<sup>49</sup>從「人」復「猿」，看似物種的退化，卻是精神心靈的復返；由「猿」至「人」，宛如生物的演進，但若執進化優劣為念，將墮入侵略爭奪之中，這樣的進化反而是人性的退化與斷傷。在不分彼此的樂園裡，人與萬物一切存在和諧共處、平等自然，外在的名物制度、身份稱謂盡可擺落。法國醫生對於猿國樂園的認同與加入，不僅獲得啓悟生命的契機，也撫平了人與異類之間的緊張及衝突。

至於因飛機失事而誤入猿國的女飛行員，「初入山時，色相之觀念，未能即化，頗對於彼等時呈人獸歧視之態」，<sup>50</sup>當她聽聞猿類批評人類「至蠢且極惡」的看法時，甚至感到「慙憤交作，幾與彼輩決裂」。<sup>51</sup>然而，她在與猿類長久相處的親身體驗、實際觀察中發現：

及久與猿處，習察其性情，則凡偽道德、假文明，相戕相賊之殺機，自私自利之慾望，在吾人類所自矜為聖智者，彼乃絕無絲毫幾微之萌於其中，熙熙如也，皞皞如也。彼之精神乃絕對非吾人類所能摹擬者。設使彼輩果知吾人類之真相，必避之甚於蛇蝎矣！<sup>52</sup>

女飛行員以否定人類及其人性的批判語言，來表達猿類原始素樸的精神境界，進行意義顛覆與價值重估。而為了達到「猿化」，女飛行員「從此乃專用心於猿化，行止坐臥，必求肖猿者而象之」。<sup>53</sup>但這樣的修持方式卻已脫離正道、走入偏鋒，為捨本逐末之法，老人再度以智慧老人之姿現身說道，以自身的體道經驗啓蒙女飛行員：「猿以精神肖，不在貌也。君能去其私慾，絕其貪志，掃平昔之障習而空之，使其腦中與胸中無一人存，則猿矣。貌之猿不猿，何增損焉？」<sup>54</sup>老人認為泯除人猿之別，並非在於外在形貌上的相似，而在於心境精神上層層剝除人文符號的宰制與束縛，當身為「人」的意識滌盡之後，則能冥契萬物，自然化猿。在老人體道經驗的提示之後，迷途知返的女飛行員改變「猿化」的策略：

<sup>49</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7。

<sup>50</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6。

<sup>51</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7。

<sup>52</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6。

<sup>53</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7-208。

<sup>54</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8。

予於是乃不復貌猿，而思去其人者，生平英雄豪傑之夢想，國家社會之觀念，乃一毫絕不留於中。神滄然其若忘，思悠然其若空，日與猿遊，亦不自知其是猿是我矣。<sup>55</sup>

女飛行員解構自我意識、超越主客對象，層層剝損意念的造作與名利的束縛，讓神思處於既「忘」且「空」的狀態。猿化的工夫，即是人類心靈復返自然的體道歷程。既然已經物我兩忘，通於大化，那麼究竟是人是猿已不重要。因此，我們可以見到「猿化」之後的女飛行員，與老人一起進入猿類所居之洞時，「鳥雀群栖集其間，見予輩來，無驚避者。蓋色相渾忘矣。」而洞中祖猿「時則瞥見予輩矣，然絕無怪愕狀，下牀以掌握予手，歡態畢呈，似認予為一特別之猿孫者。予時愉快不可狀，蓋祖猿乃歡見予，實予從前意料所不到者。且其時老人亦偶然乘興而往，未嘗以引謁祖猿相告也。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非人生大快事歟？」<sup>56</sup>在精神上化猿後的兩人已與萬物同流大化，為整個自然空間所接受涵融，也就不會引起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驚懼，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往謁祖猿時，是「乘興而往」，這是一種純任自然、毫無機心的悠然心境，因此獲得祖猿——也意謂著「自然」——的認可與接納。

潘佩珠在《猿國》這一篇小說裡，不僅表達了他對於文明與進化的省思，也展現了他對於持種族高低優劣意識以強凌弱之現象的譴責。在猿國這個萬物自生自長、不分彼此的悠然樂園裡，人類應當試圖消解自我的過度膨脹，以及偽文明假道德的濫用，讓萬物歸復自然，平等而和諧地體現生命自性，而沒有物種乃至於種族族群的優劣高低、壓迫欺凌。猿國不只是猿類的淨土，更因人類的回歸，而豐富了猿國的空間意義，「人」終究還是自然萬物的一份子。

## 五、結語

行旅本身是跨越有形與無形社會文化疆界的行動，帶著心靈之眼的行旅者容易在不斷與異己相遇的過程中，察覺到他者與自我的差異。這種陌生事物或是差異所產生的隔閡，則讓歷險者獲得省思自我、看待他者、尋求歸屬的距離——究

<sup>55</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8。

<sup>56</sup> 潘佩珠：《猿國》，《潘佩珠漢文小說集》，頁 208。

竟是要排斥抗拒，還是要接受適應他者的存在，甚至是融入其中，成為他者的一員。小說中捕鯨人、法國醫生與女飛行員在觀看他者的當下，自我也成為被觀看的對象，透過不同的觀看角度，雙方彼此照映、相互建構。「國外國」與「猿國」都提供了有別於行旅者自身文化的新奇體驗，讓他們在旅程中找到看待事物的新角度，並在不斷的凝視與被凝視之中，置換角色、思考盲點，重新調整自身價值系統，以融入新環境之中。

「空間」所含括的不僅是物理空間的獨立自存，更與社會文化關係密切，展現特定的社會面貌。經由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猿國」與「國外國」的空間意義有很大的差別，國外國的空間規劃無不強調「共同」、「集體」、「群體」的社會意義，並藉此規約和塑造著島民的身分認同與價值思維，以強化該制度之理所當然與穩固長久。至於猿國的空間意義則是反對各種理性秩序與政治暴力，自在系統的和諧穩固其實是來自於與自然眾物平等相處之上。透過比較，我們也可以發現潘佩珠在書寫「國外國」時（原於 1917 年 8-9 月刊載），仍相信能夠透過群體力量維繫整個島嶼或國家的運作，他對於國民性的改造有比較樂觀的看法。等到寫作「猿國」時（原於 1923 年 8 月-1924 年 4 月刊載），潘佩珠筆下則充滿了對戰爭的省思和人道的關懷，更看清人類的劣根性與道德困境，是不可能實現猿國這種自然和諧、毫不爭奪的樂園。

「國外國」與「猿國」都是潘佩珠理想世界的模型，誤入此境的行旅者在追尋理想境界的過程中，往往經歷了對新的時空秩序的困惑、質疑到最後的認同，自我也不斷在價值衝撞中轉化與重構。有意思的是，潘佩珠對於《猿國》的描寫與思考，顯然不同於《國外國》。潘佩珠一再強調《國外國》外在的理想體制與完善的群體關係，足以讓捕鯨人放棄原本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但我們不容易見到捕鯨人對於自我或是人性更為深刻的批判或省思，充其量只能算是他對於新環境的不適應感，而這種不適應也在融入群體之後消失，熱情地擁護島上的理想制度。然而，《猿國》裡的法國醫生與女飛行員卻在空間轉移的過程中，不斷湧現了人性良知上的衝突，以及事後的追悔，其內心的焦慮除了生活環境的差異之外，進一步指向更深沉的反省。我們可以見到法國醫生與女飛行員在「化猿」過程中，以及「猿化」之後所獲得的啓悟，即是回歸本真、復返自然的心靈，消解了人類自身對於文明高低、進化競爭、種族優劣的執念。兩篇小說在主題上的鮮明差異，顯示潘佩珠對於何謂理想世界有更深切的思考，不再追求設施和制度的完美，而是釋放人類意識的執迷造作，具有更高的人文精神與人道關懷。

## 引用文獻

- 唐宏峰，《旅行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旅行敘事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
- 孫遜、鄭克孟、陳師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20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有限股份公司，2001年5月。
- 陳立，《越南高等教育發展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
- 陳師益源，〈清代越南使節在中國的購書經驗〉、〈周遊列國的越南名儒李文馥及其華夷之辨〉等二文，收錄於氏著：《越南漢籍文獻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9月，頁1-48、225-236。
- 劉玉琚，《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
- 鄭明姍，《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增訂三版。
- 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7月。
- 〔美〕卡爾·瑞貝卡（Rebecca E.Karl）著，高瑾等譯，《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10月。
- 〔越〕潘佩珠，《天乎帝乎》，收入〔越〕章收（Chuong Thâu）編，《潘佩珠全集》（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年，第5冊。
- Kelly Gail P., "Franco-Vietnamese Schools, 1918 to 1938," (《法國——越南學校 1918-1938》) Ph.D. diss., Wisconsin University, 1975.



